

鲁迅

杂文选

鲁迅杂文选

复 旦 大 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选编

一九七二年三月

鲁迅杂文选

复旦大学中文系选编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出版

(上海市陕西北路500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插页：3 字数：245,000

1972年3月第1版 197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7·252 定价：0.53元

(校内使用)

说 明

为了配合工农兵学员和教师学习鲁迅的需要，我们在今年一月试编了这本《鲁迅杂文选》。这次重印前，我们又根据读者的反映，对选目作了一些增删，注释也进行了一些修改，希望同志们继续提出意见。

编 者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主席语录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鲁迅

一九三〇年九月
二十日照于上海
晴年五十一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魯迅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常闻文坛对于共產黨從合作到剝奪之後，有人說，國民黨是害怕不利用他們的，怕將成的時候，要施行剝奪與否決定的計劃。但我以為這說的並不是真象。國民黨中固有一些有精才者，是願意共產的，他們那時爭先恐後的將自己的子女送到蘇聯去學習，這是一個證據，因為中國的父母，孩子是他们第二等要緊的人，他們決不致于使他們去受剝奪與剝奪的材料。不過權力者們好像有一種錢袋的思想，他們中國以為共產黨，但他們自己的權力却更大，財產和權力也更多，至少，也總不會比共產黨還要壞。

我們有一個傳說。大約二千年之前，有一個劉先生，種了許多苦功，作成神仙，可以和他的夫人一同飛上天去，然而他的太太願意，為什麼呢？她捨不得住舊的房子，養着的雞和狗。劉先生只好去懇求上帝，從這連着房子，雞，狗，和他們的

目 录

一九二二年

2.《呐喊》自序·····	1
---------------	---

一九二四年

3 未有天才之前·····	8
---------------	---

一九二五年

忽然想到(五至六)·····	13
并非闲话(二)·····	18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23

一九二六年

一点比喻·····	34
我还不能“带住”·····	38
无花的蔷薇之二·····	43
纪念刘和珍君·····	49
写在《坟》后面·····	55

一九二七年

《野草》题辞·····	62
答有恒先生·····	64
“公理”之所在·····	71

一九二八年

“醉眼”中的朦胧·····	74
文艺与革命·····	82
铲共大观·····	85

一九二九年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88
----------------	----

一九三〇年

15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90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111
16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115
“好政府主义”·····	122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24

一九三一年

19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127
上海文艺之一瞥·····	132
20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146
沈泽的泛起·····	157
知难行难·····	161
“友邦惊诧”论·····	164
23 答北斗杂志社问·····	167

一九三二年

《三闲集》序言·····	169
--------------	-----

《二心集》序言·····	175
我们不再受骗了·····	179
25 论“第三种人”·····	182
26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188
27 《自选集》自序·····	192

一九三三年

崇实·····	196
战略关系·····	198
《杀错了人》异议·····	202
中国人的生命圈·····	207
为了忘却的记念·····	210
文章与题目·····	221
34 小品文的危机·····	224
九一八·····	228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232

一九三四年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241
《准风月谈》前记·····	251
37 答国际文学社问·····	254
读几本书·····	256
拿来主义·····	259
40 趋时和复古·····	262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266
42 答《戏》周刊编者信·····	269
43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275

一九三五年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283
51 从帮忙到扯淡·····	291
《花边文学》序言·····	294
《且介亭杂文》序言·····	299

一九三六年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301
58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306
半夏小集·····	309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314
“这也是生活”·····	330
死·····	335
59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341

《呐喊》自序^①

(一九二二年)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连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②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③，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

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④,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⑤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⑥,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⑦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

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

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⑧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⑨。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⑩,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⑪,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